



康巴周末

【第949期】

封面

2022年5月1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杨燕 图片总监:廖华云 排版:张燕

6版

康藏人文

康巴藏族服饰

服饰的产生和服饰民俗的形成和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以及各民族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7版

康巴文学

五家村

在我入学的那一天,我的班主任李晶晶从前来送我的外婆说,你家孙女的名字比较拗口,而且长,不好写,取个学名得了,现在都兴这个。

8版

文化视野

西行记

车窗外,沙漠一望无际,导游的话落在沙子,瞬间就被淹没了,但她的眼却透着光芒,这束光芒里能看到未来闪闪发亮的样子。

5

记录时代 见证历史 传承文化 · 立足甘孜 放眼世界 创造未来

中咱十年

事实证明,教育局安排蒲显全去中咱,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号称“小巴塘”的地方,让蒲显全找回了当老师的感觉,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和激情。

中咱离县城远,但风光美丽,民风淳朴。老百姓重视教育,知道即使一夜暴富,也要有知识有文化。学校的教学氛围良好,蒲显全安下心来,面对三尺讲台下一双双干净的眼睛,认认真真教了几年书,每天坚持对教学成果和学生的特点进行总结。他启蒙过的学生,有考上大学的,参加“公考”过关的,特别是2006届那批学生,让蒲显全最有成就感。2017年因病、因公殉职的公安干警扎西,也是他的学生。“扎西是我们班的班长,学习认真,很有集体荣誉感。一次运动会,我们班得了一百多元奖金,为了节约钱,又让大家要开心,他组织大家买肉买菜,拿到家里请妈妈做,那天吃的是火锅,味道虽然比不上火锅店,但是同学们都很开心。他的哥哥和他同年级,是另一个班的班长,有时候为了自己班的荣誉,两个亲兄弟还要起争执……我到今天,都不敢相信扎西去世了。”作为老师,他如数家珍地怀念扎西,心中十分难过。

在巴塘,听到教过的学生叫“蒲老师”,蒲显全说自己有一种幸福感。没有当过老师,不过我想,这跟医生面对成功救治的病人时的心情雷同吧。中咱人有意无意地影响了蒲显全的“三观”。有位学生家长叫曲佩,是个乡党委书记。曲佩只要进城,从不大吃大喝,吃饱吃好就行,而且每次都要给妻子和女儿买点小礼物带回去。曲佩对蒲显全说:“一个男人,首先要对家庭负责,然后要对工作负责,才能对自己负责。”这话对蒲显全触动很大,他提醒自己“三省吾心”,善待家人,明白了工作的存在是为了让我们不再惦记生命的徒劳和死亡的不可避免,要对得起自己。

这时,“两基”督导开始了。因为他是支教生,文字功底好,学校便安排他在上课之余,转粉笔为键盘,做文字工作。这个安排极其对路,蒲显全记忆力超群,参加自考那会儿,无论是《梦游天姥吟留别》还

是《蜀道难》,或者《项羽本记》,不管抽到哪句,马上可以流利地往下背诵,一字不错。所以除了教书,做文字工作也是他的强项,每天与数据、报表、材料、专卷“交战”,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同事们惊奇地叹道:“蒲老师大能写了!他脑子里哪来的那么多词哦!”他一个人写了无数个材料,做了几十个专卷,顺利通过了“两基”省检,领导们纷纷不吝褒赞之辞,说他干得好。

在之后的“两基”巩固验收、现代远程教育改革、学生学籍改革、“普六”扫盲验收、教育均衡发展这些大事上,蒲显全更是忙前跑后。一次在城里遇见,他的小鼻梁上多了一副略嫌偏大的黑边眼镜,我笑他“上窜下跳”。正在朝气蓬勃地工作的时候,家里遭遇了不幸。唯一的弟弟罹患癌症,当时的医保制度没有现在好,大病费用难以承受。在农村的父母渐渐老去,他在高原支教,弟弟这病注定是治不好了,父母的养老是他必须考虑的问题。妻子为了跟他到高原,早就辞去了老家蚕桑技术员的工作,儿子还在读书。种种压力,仅靠他一个人的工资财力支撑,经济压力很大。每至夜深人静,便眼眶泛红,忧思狂乱,致使头发竟半白。(下转第六版)

归来仍是少年

◎罗凌 文/图

谨以此文,致敬扎根在甘孜大地的广大支教教师。

——题记

二十八年像一天

做父亲20年了,蒲显全还是第一次给儿子过生日。老中青几代人,满满一桌子。蒲显全眯着小眼睛,喜不自胜地看着儿子吹蜡烛许愿后,酒便喝开了。高原上“无歌不成席”,唱了几首歌,大家开始摆起龙门阵来。小王说他下个月要去“公考”,考到高老家近点的地方,运气好的话,从此就离开巴塘了。蒲显全曾经在中咱的同事平措“夏若”(“夏若”:绰号,藏语乌鸦之意)不屑地说:“小王,你才来几年嘛,就想走?看看人家蒲老师,在巴塘支教28年,光区乡就呆了22年。28年是个啥子概念?”他看了一眼对面的小刘:“也就是你的年龄,还是虚岁!”

听了这话,岁数最大的老干部多吉叔叔点点头,表示赞同:“92年到94年来巴塘的第三批支教生,好像有18个吧?他们和1958年来的那批会计辅导员一样,后来都成了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和你们分配或选择考到这里不同,支教生当年包分

配,都是自愿报名来支教的……”闻之,大家频频向蒲显全敬酒,说他不远千里到巴塘支教,1994的巴塘是个什么样子啊,简直不容易。平措“夏若”嘻嘻一笑,说:“打那个不恰当的比方,蒲老师就像高原上的格桑花,哪里都种得活。”“藏族汉族,干部工人农民生意人无业游民,跟哪个都打得拢堆。”我笑。蒲显全也笑道:“我姓蒲,说我是蒲公英更恰当,随遇而安嘛。”“蒲叔叔,今天是个好日子,讲一下你的恋爱史嘛。”小张23岁,当然对这个最感兴趣。“我们夫妻是初中同学,青梅竹马,一见钟情,就是你们听的那些歌里唱的‘一瞬间的感觉’,没多少内容可讲哈。”小王摇摇头,突然叹了一口气:“28年!”

蒲显全仿佛被这声叹息触动,不由得感叹道:“28年,过得就像一天一样。唉,不说这些了,今天我不是主

角。大家动筷子,不要为我节约哈!”二十八年像一天。这话说得好。19岁的快乐蒲显全仿佛又回来了。初到巴塘的蒲显全皮肤白净,挺直的小鼻梁,明亮的小眼睛,小个子,腰板挺直,走路箭步流星,永远神采奕奕。在四川营山县读了三年师范,毕业前,充满理想主义的他听着亚东的“我向你走来,捧着一颗真心……啊,芸芸众生芸芸心”的歌,怀揣“武侠梦”,主动报名到甘孜州支教,分到了巴塘。距2022年,刚好二十八年。

平辈人之间在姓前加个“小”字,有些不礼貌,当我们叫他“小蒲”时,蒲显全说:“我本来就是小眼睛、小个子,又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叫我‘小蒲’,名符其实。”

平措“夏若”说他像格桑花,他说自己是蒲公英,我倒觉得他像一棵贴地生长的车前草,田野、畦畔、山埔、路旁,环境越差生命力越顽强,扔在哪里都可以生根发芽。

在莫多的日子

蒲显全第一个工作的地方,是莫多乡中心校。当时正值“普初验收”,学校需要人。

莫多乡左右两山对峙,中间夹着滔滔巴楚河,基本上没有平地,凡走路必上坡,中心校建在乡政府上面的陡坡上。初来乍到,他跟另一位叫雷罡的支教生还差点被当地青年给了个“下马威”。老家有绿色柑子林、湿润的红土地、美丽的白鹭鹭和清澈的堰塘;一个乡村小学,再不济也有八九百个学生;一个生产队,少说也有千把人。再看看莫多光秃秃的山,全校只有三十多个学生,收一封信要等半个月,打电话得进城用113转,这对神采飞扬的少年蒲显全绝对是一种打击。

内地农村再苦,总不缺蔬菜。巴塘虽是高原江南,但那个年月,除了盛产蔬菜的几个月,市场上菜极少,“白酒白菜莲花白”或“白酒白菜豆腐”,巴塘人谓之“三白”。

但他还是呆了下来,而且一呆就是四年。日子过得很乐观,切菜的刀钝如竹木,吃来吃去只有莲花白,蒲显全笑曰“莲花白,竹丝切”,得到了广大支教生的点赞,说他把素炒莲花白吃出了诗意。“三白”吃腻了,就吃生的藏鸡蛋,蛋上敲个洞,一口喝下去,蒲显全说这是补充蛋白质。

四年后,蒲显全结婚了。为了让妻子在中心校代课,一直喝不惯酥油茶的他毅然去了远离莫多乡中心校二十多公里,上坡要攀援,下坡随沙石滑行,骑马得三个多小时,走路差不多要大半天的色巴村小学任教。

“色巴”在巴塘方言藏语里,是“新一天的太阳”的意思。色巴村小学建在一个陡峭的山坡上,这里曾是坟场,还有一说是部落战争时的杀场,工人们曾挖出过不知多少年前的头骨。

如果说过去四年是在乡政府所在地的话,那现在蒲显全就是来到了穷乡僻壤的腹地。目之所及,满眼是寸草不生的童山秃岭,滔滔巴楚河早已不知去向,邻乡(即巴塘县党巴乡)的英戈贡村在一侧,与色巴村隔着一片原始森林,村上9户人家,54个老百姓,简陋的藏房零星星星散落在山间。唯一令他肃然神往的是,巴塘的最高峰党吉曾然神山巍然屹立在学校的东南方,山顶白雪皑皑,这是蒲显全从来没有见过的。

全校六个学生、两个老师,一年级到六年级不分家,既教语文、数学,又教自然、思想品德、体育、音乐,纵然只有六个学生,也要看教案备课,还得六个年级分别备。蒲显全想偷懒都不行,教育局年底要检查。

大山深处太静寂。有时,蒲显全猛叩宿舍大门,聆之,唯“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止响腾,余韵徐歇”。

面对艰苦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蒲显全骨子里的“车前草精神”起了作用。他希望能真正融入巴塘,开始主动学藏语,和另一个姓李的老师与五十四位老百姓融在了一起,笑称:“五十六个藏族同胞同唱一支歌。”有时,李姓老师回城了,蒲显全便一个人守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夜幕落下之时,天上繁星闪烁,地底一堆白骨,深夜内急出门,一股恶臭的感觉穿过他的小脊梁骨,不由得一个冷颤,脖子紧缩。风清扬和神雕大侠都没有出现,一个叫阿格曲批的老猎人来到了他身边。

阿格曲批是位穷苦的农民,也是个经验丰富的老猎人,喜欢喝酒,和蒲显全甚为投缘。他怜恤一个汉族小伙子戴草笠,经常去学校陪他,带他去打猎。



正在工作的蒲显全。

在原始森林打猎算是圆了蒲显全的“武侠梦”。山风轻拂,空气里透着青草与树根的气息,跟着阿格曲批和几个当地农民打老熊、猎野猪、套野兔、抓山鸡,颇有“壮士行侠,宝刀偏,倭贼鼠窜”之感,就差没有“红袖添香”了。打老熊和野猪时,阿格曲批保护他,让他在后面“望风”,但鲜有猎到的,不过野兔倒是套了不少。如此,蒲显全在“三白”与藏鸡蛋外加洋芋的基础上,红烧、凉拌、冷吃、爆炒,变着花样吃野兔“打牙祭”,从而练就了一手烹饪兔子的好手艺。

在贫瘠的色巴,遥望神圣的党吉曾然神山,阿格曲批习惯性地拿起念珠双手合什,蒲显全则端着茶杯默默凝视,他们是朋友、猎友、酒

友。阿格曲批和蒲显全虽然语言不全通,却可以聊个通宵。两个人一人拿一瓶白酒,你一口,我一口,酒逢知己千杯少,聊到高兴处,便哈哈大笑碰一碰瓶子,直到东方出现鱼肚白。欢聊一夜,阿格曲批对蒲显全的汉语似懂非懂,蒲显全对阿格曲批的藏语似是而非,然后各自上床补瞌睡,晚上又继续。建在坟场上的色巴村小的夜,对蒲显全而言,不再是那么阴森森的了。

阿格曲批家里就那几样东西,只要蒲显全看得起,可以随便拿,老猎人甚至要他在两个女儿中任选一个,希望他能做自己的女婿。几年前,阿格曲批病逝了,提起这位纯朴穷苦的老人,一向笑嘻嘻的他泪光闪烁。

一年后,蒲显全离开了色巴村小,继续到莫多乡中心校任教。这时,支教生们纷纷改行,对他有冲击,也有影响。一晃,在莫多工作十年了,已经没了初来时的激情。是随大流,还是继续任教,蒲显全开始认真思考起今后的命运来。思来想去,决定参加自考,先在学业上拯救自己。两年后,县上成立文化旅游局,有机会改行,支教生伙伴告诉他这个消息,让他“跑一跑”。在这个关键时刻,恰逢妻子生产,添丁当然是大事,他便放下改行的事,回家探亲。这一探,不仅改行“泡汤”,又被教育局调整到了比莫多中心校更远的中咱乡小学。这让蒲显全十分郁闷,他横下一条心,呆在营山一年没回巴塘。结果是背了个处分:被全县通报批评了。

蒲显全更加忧伤起来,他准备辞职。巴塘的支教生纷纷带口信打电话,苦口婆心地劝说。其中一位伙伴的话让他动容:“小蒲,你还是回来,不要任性。咱们该奋斗还奋斗,好好生活才是硬道理。”他这才勉强拿了一套洗漱工具,将就穿着一身衣服,连个包都没背,情绪消极地回到巴塘,背着处分去了中咱小学。

